



华中语学论库 第四辑

◎邢福义 主编

语言的亲情

——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

罗启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语言的亲情

TÌNH THÂN GIỮA NGÔN NGỮ

——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

tìm hiểu thành phần gốc Hán trong tiếng Việt

罗启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44

L952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的亲情——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罗启华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

(华中语学论库. 第4辑)

ISBN 978-7-5622-5647-2

I. ①语… II. ①罗… III. ①越南语—研究 IV. ①H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4668 号

语言的亲情

——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

作者:罗启华

责任编辑:向 力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409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版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数:1-1000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制作:胡 灿

电 话:027-67867364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25

印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读《语言的亲情——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

作为第一个读者，读完《语言的亲情——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这部著作之后，感触颇深。

作者罗启华先生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都出生于 1935 年，我比他大几个月。他是广东人，我老家在海南，但海南建省之前属广东，因此我们又是“大同乡”。启华先生是老归侨，故乡解放前夕从越南归来。他 1954 年到华中师大俄语系读书，1958 年毕业以后留系任教。为了了解汉语研究和教学情况，他到中文系来听课，于是我们认识了。他为人朴实诚恳，为学认真刻苦，我对他十分敬重。

50 余年来，无论是长期进行大学俄语和汉语的教学，还是短年限赴乌克兰的大学进行汉语教学，还是连续七年接受援越培训任务，致力于技术教学翻译工作，他都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不仅如此，他从不中断教学任务之外的翻译工作和科研活动。比如，他曾作为主笔人之一合作完成了中央编译局交托的《列宁全集》两卷旧译文的修改校订，曾参与了我国第一部较为大型的《俄汉成语词典》的执笔编审，曾与同事合作翻译出版了《赫尔岑传》。又如，他特别专注于对比语言学，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论文《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分科——对比语言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曾被作为首篇收列在《对比语言学论文集》（王福祥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年版）之中。

《语言的亲情——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一书，是启华先生在退休之后花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完成的。他出生于越南，十几岁才离开，不仅会说越南语，而且很自然地具备越南语所蕴涵的语感，这是他探究越南语汉源成分的良好基础。他在俄语系任教之后，曾参加援越技术培训教学的汉越/越汉口笔翻译工作，时间长达七年，而他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仅具有双语教学和翻译实践的丰富经验，而且具有语言对比研究方面的扎实功力，这又是他探

究越南语汉源成分的良好条件。诚然，对越南语的汉源成分进行探析，他是很合适、信得过的人选。

关于这本书，启华先生向我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我很受启示。我想特别提到以下四点。

第一，本书对越语和汉语语料源流关联的探析，既有双语的共时对比，也涉及了历史比较语言学。

第二，为了揭示越语和汉语的深厚关系，启华先生对汉语字词与其越语化身之间在语音、语义、语用上的异同状态作了具体详细又系统概括的对比描写，探析其来龙去脉，下了很大的功夫。

第三，本书贯穿了启华先生的许多重要认识。比方说，他认为，在古往今来越语里包容着大量成系统的汉源词语的事实中，汉字起了中坚的作用。又比方说，他认为，越语对汉源成分的“筛选”吸纳、“调适”变通、创新利用的状况，以及汉源成分不断兴旺的态势，既是越语的自身需求及内部机制有效调控的表现，也是越语主人的自主精神和集体语言智慧的体现，概括而言，是越南民族的社会进步和语言优化互动和共同驱动的成果。

第四，本书的写作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启华先生的一个心思，这就是：希望通过探析越语和汉语的深厚亲情更明晰地揭示中越关系史上的亲密与互助，有助于激励人们努力去维护和发展这种得天独厚的语言亲情和至关重要的人民友情。

我以为，这部著作不仅对汉语和越语双语教学实践具有直接利用的价值，而且为语言、语言接触、语源关系诸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丰富语料或例证，提示了值得探讨的新课题或释疑解难的探索路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启华先生以耄耋之年，怀着爱心，完成了这部反映国际主义精神的著作，实在令人感佩。

邢福义 2011年9月11日

于华中师范大学

内容简介

任何语言都可能含有许多不同语源的成分。汉语本身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融汇了许多来自不同民族的语素。中国国内各兄弟民族的语言更是吸纳了大量的汉语词语和一些结构形式。自古以来同汉语接触密切的朝鲜语/韩语、日语和越南语也有类似情形。而越南语容纳着来自汉语的大量语言成分的事实，尤为突出。

越南语（下称越语）里存在着大量的汉源成分（主要是成批成套的词汇成分及其语音形式和一些相关的语法结构），这个情况表明越语与汉语具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语言亲情。这种语言亲情，早已吸引不少学者进行探讨。这种探讨，是越语与汉语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对这两种语言的教学和翻译的实践及理论认识都有直接具体的帮助。同时，这种探讨本身与语源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探讨越是系统化，深层化，就越有助于越语与汉语语源关系的探究。不言而喻，深入探析越语与汉语的特殊亲情，对于中越两国的语言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的增强，必将起到促进作用。

越语汉源成分的来龙去脉及存在现状，即它们如何进入越语，而越语又如何加以消化吸收成为自身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以及越南人民在语言交际中如何巧妙地对越语汉源成分加以利用和创新——这将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目 录

第一部分 越南语言文字及其汉源成分概说

第一章 越语与汉语的特殊亲情.....	3
一 越语与汉语——“结了亲”的语言.....	3
二 越语汉源成分——从“客人”到“家里人”.....	7
三 汉字——越语与汉语“结亲”的主要“媒介”.....	12
第二章 喃字及其汉字“情结”.....	18
四 越南民族古文字——喃字的形成和兴起.....	18
五 喃字的汉字元素——造字模式、方式和构件.....	22
六 “假借”汉字的喃字和喃字文里的“真借”汉字.....	29
七 喃字的优缺点及盛衰经历.....	33
第三章 越南国语字与拼音化的汉源成分.....	38
八 国语字——越语拼音化文字的创制和兴起.....	38
九 越南民族语文的成功变革——国语字的通行.....	40
十 串串越语拼音字母“包装”的汉源成分.....	42
第四章 越语汉源成分的类型·汉越读音系统的形成及展示方式.....	46
十一 越语汉源成分的不同来路及语音特征.....	46
十二 关于越语汉源成分的分类及类别名称.....	48
十三 汉越读音系统的形成及其语音基础.....	51
十四 汉越读音—汉语古今音对应关系的展示方式.....	54

第二部分 汉越读音

第五章 汉越读音与汉语古今音声母对应关系（梗概）.....	61
十五 声母一组 l-/ n-/ ng-/ nh-对应系列.....	61
十六 声母二组 m-/ v-/ d-/ [ʔ]-对应系列.....	63

十七 声母三组 b-/ ph-对应系列	67
十八 声母四组 d-/ th-/ t-对应系列	70
十九 声母五组 tr-/ ch-/ x-/ s-对应系列	77
二十 声母六组 c-/k-/q-/ gi-/ kh-/ h-对应系列	81
二十一 汉越读音—汉语普通话声母转换式	87
第六章 汉越读音与汉语古今音韵母对应关系(梗概)	96
二十二 纯元音韵母一组 -a/ -oa/ -ua 对应系列	96
二十三 纯元音韵母二组 -ô/ -o/ -u/ -ur/ -ura/ -σ 对应系列	99
二十四 纯元音韵母三组 -i/ y/ -ia/ -oi/ -uy/ ui 对应系列	102
二十五 纯元音韵母四组 -ai/ -uai/ -oai/ -oe/ -ôi/ -uôi/ -ê/ -ây/ -uê 对应系列	105
二十六 纯元音韵母五组 -ao/ -iêu/ yêu/ -âu/ -uru 对应系列	108
二十七 鼻音-m 尾韵母对应系列	112
二十八 鼻音-n 尾韵母对应系列	114
二十九 鼻音-ng 尾韵母对应系列	121
三十 鼻音-nh 尾韵母对应系列	126
三十一 塞音-p 尾韵母对应系列	130
三十二 塞音-t 尾韵母对应系列	131
三十三 塞音-c 尾韵母对应系列	134
三十四 塞音-ch 尾韵母对应系列	138
三十五 汉越读音—汉语普通话韵母转换式	140
第七章 汉越读音与汉语古今音声调对应关系(梗概)	148
三十六 汉越读音调类与汉语古今音声调系统的相应变化	148
三十七 汉越读音横声/玄声与汉语声调的对应系列	152
三十八 汉越读音问声/跌声与汉语声调的对应系列	154
三十九 汉越读音锐声/重声与汉语声调的对应系列	156
第八章 汉越读音的一些相关情况	159
四十 汉越读音与汉语客粤闽方言音的一些显著相似处	159
四十一 汉越读音与汉语古今音的一些特异对应状态	163
四十二 汉越读音的一些歧异和分化现象	169

第三部分 汉越词语

第九章 汉越词素——越语构词的重要材料	177
四十三 汉越词素单独成词——汉越单词	177
四十四 汉越词素临时单独成词——汉越“准单词”	182
四十五 丰富多彩的汉越词素——越语造词材料宝库	184
第十章 汉越词语阵容及越语“汉式”构词	194
四十六 汉越合成词的可观阵容及其形成背景	194
四十七 越语里的汉越熟语	202
四十八 汉越词语连带产物——越语“汉式”构词	208

第四部分 俗成汉越词

第十一章 俗成汉越词的来源和辨识	215
四十九 俗成汉越词的口语来路及通俗性	215
五十 来自汉语方言的俗成汉越词及其他	219
五十一 俗成汉越词的辨识方法和途径	223
第十二章 俗成汉越词与相关音义单位对应状态类同的关联项	229
五十二 对应双方声母韵母都相同的关联项系列	229
五十三 对应双方声母相异的类同关联项系列	230
五十四 对应双方韵母相异的类同关联项系列	240
五十五 对应双方声调相同的关联项系列	245
五十六 对应双方声调相异的类同关联项系列	249
第十三章 俗成汉越词与相关音义单位双方音义相异特大的关联项例析	255
五十七 双方声母对应状态特异的部分关联项解析	255
五十八 双方韵母对应状态特异的部分关联项解析	259
五十九 双方语义对应状态特异的部分关联项解析	266
第十四章 部分越语词—汉语词亲缘探究与相关因素考量	272
六十 越语—汉语动植物名词亲缘探究与时空因素考量	272

六十一	越语—汉语自然现象名词亲缘探究与普遍性因素考量	276
六十二	越语—汉语基本词汇亲缘探究与语言谱系问题考量	278
六十三	其他一些越语词—汉语词亲缘迹象探索及存疑	280

第五部分 越南民族的语言智慧

——汉源成分的吸纳利用与现状和前景

第十五章	越语汉源单音成分的吸纳和变通	288
六十四	汉源单音成分的“筛选”吸纳	288
六十五	汉源单音成分的音义“调适”变通	293
六十六	汉源单音成分的分化和“同族列”的形成	299
第十六章	越语汉源合成词语的巧用和创新	312
六十七	汉源合成词的“原构”巧用	312
六十八	汉源合成词的“改装”出新	317
六十九	利用汉源词素“组装”创构合成词	321
七十	汉源协音词/协音化形式的借用和创新	326
七十一	利用汉源词素“改造/仿造”熟语	332
第十七章	越语汉源成分旺盛的现状和前景	336
七十二	关于汉越词语的利弊盛衰问题	336
七十三	原有的汉越词语应运大批热用	343
七十四	新生的汉越词语与日俱增	347
七十五	汉越词语的修辞功能依然强劲	353
七十六	当今越语文字上汉越词语越发旺盛	362
七十七	现代越语口语中汉越词语渐趋活跃	373
结 论	越汉语言亲情深厚 中越人民友谊久长	377
成书后话		383
主要参考文献		389

第一部分

越南语言文字及其汉源成分概说

第一章 越语与汉语的特殊亲情

一 越语与汉语——“结了亲”的语言

越南和中国紧邻，古往今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连续不断的交往，使越语积淀了非常厚重的与汉语具有源流关联的成分，这特别具体而集中地表现在越语的词汇层面。据粗略统计，越语大约有 70% 的通用词语（包括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词，单纯词、合成词和各种固定词组及熟语）与汉语有亲缘——源流上的关联。这种情况，同朝鲜语/韩语与汉语、日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

然而，从语言谱系（发生学）上看，朝鲜语/韩语与汉语、日语与汉语都彼此不是亲属语言。而越语和汉语是否同出一源，也有不少中外学者倾向于否定，但这个问题至今尚难定论。

之所以尚难定论，是因为，越语和汉语的语源关系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越语中有一大半的词汇成分与汉语有源流关联，而且在语言结构类型上越语和汉语显然有一些共同特点；但另一方面，从越语和汉语的基本词汇中尚未发现足够多的可以证明具有同源特征的词。

从语言结构体系现状看，越语和汉语有以下几个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同汉语一样，越语也是每个作为词素的音节都有声调，声调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

汉语	mā (妈)	má (麻)	mǎ (马)	mà (骂)
越语	la (喊叫)	là (是)	lả (低垂)	lã (无味)
	lá (叶)	lạ (陌生)		

因此语言学家们把越语和汉语都叫做“有声调语言”。

第二，同汉语一样，越语也是在语音结构中元音占优势。两者都拥有众多的复元音，音节中多有元音连缀（如，汉语：交（jiāo）、快（kuài）；越语：cười（笑）、khoai（薯）），而没有（或已经消失）[br/ cl/ spl/ str...] 之类的辅音连缀。而越语的复元音韵母比汉语普通话更多出一倍，因此元音占

优势的特点更突出。

第三,同汉语一样,越语也是词素绝大部分为单音节,词汇中单音节词的数量特别大;合成词也都是由单音节词素简单接合而成(词素与词素相接处无音变)。因此有些语言学家把越语和汉语都叫做“单音节语”。同时,越语和汉语的词汇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就是“双音节化”,双音节词不断大量涌现,只是这个倾向在现代汉语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四,同汉语一样,越语也缺乏普遍系统的表示语法关系的词形屈折变化(形态变化),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其次靠虚词表示。因此有些语言学家把两者都归入“分析语”或所谓“孤立语”、“词根语”类型。

关于汉语的主要特点,王力《汉语讲话》(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早有很通俗而精辟的概括,请参阅。

再强调:上面列举的越语与汉语的共同特点只就笔者所知的越语和汉语的现状而言。所说的汉语至少可以追溯到大量古代留传至今的汉语典籍出现之初。至于目前有些学者所相信的“原始汉语”是属于南亚语系,原本有众多复辅音和大量双音节词的语言之说(关于越语,目前也有颇为流行的类似论说),笔者未敢推崇。

根据越语与汉语的这些共同特点,按照语言类型学分类,可以概括为两者同属有声调·非屈折·分析型语言。

然而,就语言发生学(谱系分类)而论,语言学界却没有因此而公认越语和汉语是同属汉藏语系的亲属语言。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他的著作《汉越语研究》中也曾认为越语和汉语不是亲属语言,理由是,两者的基本词汇中极少存在可以确证的同源成分(参见王力《汉越语研究》,《王力文集》卷十八,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确实,根据越语和汉语词汇音义的排查比较,迄今在越语的基本词汇(广义,包括极常用单纯词)中还没能找到多少可以确证与汉语具有同源特征的词。试比较:

tay··手(shǒu)	chân··脚(jiǎo)	miệng··口(kǒu)	môi··唇(chún)
luõi··舌(shé)	tai··耳(ěr)	trán··额(é)	cổ··颈(jǐng)
vai··肩(jiān)	ngực··胸(xiōng)	máu··血(xuě)	thịt··肉(ròu)
trai··男(nán)	gái··女(nǚ)	đất··地(dì)	nước··水(shuǐ)
núi··山(shān)	biển··海(hǎi)	gió··风(fēng)	cỏ··草(cǎo)
cây··树(shù)	chim··鸟(niǎo)	cá··鱼(yú)	rùa··龟(guī)

<i>rắn</i> ·蛇 (shé)	<i>ba</i> ·三 (sān)	<i>bốn</i> ·四 (sì)	<i>năm</i> ·五 (wǔ)
<i>bảy</i> ·七 (qī)	<i>tám</i> ·八 (bā)	<i>chín</i> ·九 (jiǔ)	<i>muội</i> ·十 (shí)
<i>trên/lên</i> ·上 (shàng)	<i>dưới/xuống</i> ·下 (xià)	<i>sớm</i> ·早 (zǎo)	
<i>tối</i> ·暗/晚 (àn/wǎn)	<i>lớn</i> ·大 (dà)	<i>ít</i> ·少 (shǎo)	
<i>dài</i> ·长 (cháng)	<i>ngắn</i> ·短 (duǎn)	<i>xa</i> ·远 (yuǎn)	<i>nhANH</i> ·快 (kuài)
<i>chậm</i> ·慢 (màn)	<i>thơm</i> ·香 (xiāng)	<i>ngọt</i> ·甜 (tián)	
<i>đắng</i> ·苦 (kǔ)	<i>cay</i> ·辣 (là)	<i>mặn</i> ·咸 (xián)	<i>nhạt</i> ·淡 (dàn)
<i>ngồi</i> ·坐 (zuò)	<i>đi</i> ·行 (xíng)	<i>nằm</i> ·躺 (tǎng)	<i>làm</i> ·做 (zuò)
<i>ngủ</i> ·息 (xī)	<i>ăn</i> ·吃 (chī)	<i>uống</i> ·喝 (hē)	<i>nghe</i> ·听 (tīng)
<i>nói</i> ·说 (shuō)	<i>hỏi</i> ·问 (wèn)	<i>cười</i> ·笑 (xiào)	

通过以上越语的基本词/极常用单纯词与同义汉语词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语音现状上差异很大，没有可靠的历史音义资料和充分的理据可以证明它们是同源的。

当然，越语基本词/极常用单纯词当中也有一些词可以从音义上判定是与汉语词有亲缘的。例如：

(a) *đầu*·头 *đầu* *hồ*·湖 *hồ* *cao*·高 *cao* *mạnh* (强)·孟 *mạnh*

(b) *gần*·近 *cận* *khóc*·哭 *khóc* *bay*·飞 *phi* *bố*·父 *phụ*

但是准确地说，这些都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同源词，而是越语从汉语借入的一些汉源词，包括汉越词 (a) 和俗成汉越词 (b)。它们与相应的汉语词都是“流”上的关系，而不是两者同出一源。

本书所用字符约定：凡越语拼音正体字，表示汉越读音或汉越词语（紧挨着的汉字是相应的源头汉字）；加了底线的越语拼音正体字，表示俗成汉越词语。凡越语拼音斜体字，表示非汉源词语（包括越语本源的和可能来自别族语的越语固有词语）。

此外，还有一些越语基本词/极常用单纯词与汉语词同义而且音近（或有可音转条件/迹象），似可推测有源流关系。但是否同出一源？或谁是源谁是流？亦或有别的源头？这些都涉及非常复杂的语源学深层问题，目前仍为悬疑问题，尚待探研（详见第四部分）。

无论如何，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越语和汉语在基本词汇方面存在的差别是普遍而明显的。因此，应当承认，至少暂时还无法证明越语与汉语是同系属的语言——尽管它们之间具有前面列举的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尽

管越语里存在着大量的甚至成系统的汉源词汇成分,而且存在许多尚待研判的有迹象疑似与汉语同源的越语基本词。

有位学者曾作议论:到底越语属于何类?目前众说纷纭:一说属吉蔑(高棉)语,一说属泰语,一说是吉泰合流的(吉蔑语源在于词汇方面,泰语源在于单音节与有声调方面)。若属泰语根源,则尚近汉语类;唯其词汇近吉蔑语,则越语甚独特!既未知其确属何类,且所疑属于吉蔑语亦属于未便分类的语言(见台湾学者陶镕、陈以令等1968年编辑的《中越文化论集》内叶传华《越南的人文教育》一文)。

有些越南学者倾向于越语属南岛语系,有的学者进而认为南岛语属南亚语系。因而有越语属南亚语系蒙—吉蔑语支越—芒语族之说。Nguyễn Ngọc San(阮玉珊)《TÌM HIỂU TIẾNG VIỆT LỊCH SỬ(历史越语探知)》([越]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一书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著述(主要是〔法〕H.Haudricourt的《越语在南亚诸语言中的位置》1953和《L'origine de tons en Vietnamien(越南语声调的来源)》1954等书)对这种观点作了肯定的引述。

但“至今仍有许多有关越—芒语族的不同意见。各位越语学家之间也有不少争论”。(<http://ngonngu.net>.〔越〕《语言》网2007-05-21)

越南著名学者Đào Duy Anh(陶维英)在他的重要著作《VIỆT NAM VĂN HOÁ SỬ CƯƠNG(越南文化史纲)》([越]观海丛书1938,文化—信息出版社2006重印版)中论述:“关于越语的根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可信之说是,越南先民雒越人持一种与泰语同系属的本土音……后因与北方、西方和南方各民族接触,越语自古就成为一种复杂的语言——由越语、泰语、蒙(—吉蔑)语和汉语相混合。在这些新成分中汉语占分量最多。”——笔者认为这个说法也许是比较接近于事实的。

有越南学者认为:公元939年越南取得独立后,李朝及其后的各朝代继续确认汉字的正统地位,这个定向,使得越语逐渐疏远了与己同根于蒙—吉蔑语的各亲属语言。(<http://ngonngu.net>, *Chính sách ngôn ngữ ở Việt Nam qua các thời kì lịch sử*, Nguyễn Thiện Giáp.〔越〕《语言》网2006-07-29阮善甲:《越南各历史时期的语言政策》)也就是说从中古时期起,越语和汉语在类型方面互相接近:都是“音节单立性”语言。(<http://ngonngu.net>, *Những con đường tiếng Hán đi vào tiếng Việt*, Nguyễn Phương Trâm.〔越〕《语言》网2007-04-08阮方簪:《汉语进入越语的各个途径》)。

前面提到的阮玉珊《历史越语探知》一书虽然努力论证越语属南亚语系之说,但也承认古越语与汉语亲密接触之后才逐渐形成如今的样貌:“正如已知,‘越语’

这一概念只该用在自从它疏离诸同源语言，特别是在汉语的推动之下，蜕变成越南人独有的一种语言之后……‘越语’这一概念，准确地说，只可用于指开始脱离了共同越芒语族，意即自从有了一套汉越读音方法，同时也是形成了六声调（距今约一千年）之后的越南语。至于论及更遥远年代，则也许原则上语言学不该使用这个概念。”（Nguyễn Ngọc San, *TÌM HIỂU TIẾNG VIỆT LỊCH SỬ*, Nhà xuất bản Đại học sư phạm.〔越〕阮玉珊《历史越语探知》，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照这个意见，我们说到的“越语”，如果涉及一千年前的事，实际上只是指“越语的前身”，或许称作“前越语”比较恰当。

总之，越语到底属于哪个语系，它与汉语在语言谱系上到底是不是亲属语言，是一个还没有公认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本书要研讨的主要课题，不过在阐述越语与汉语亲情的过程中不免些许会涉及二者的语源关系——尽管暂时提不出任何有关的明确论点。

无论如何，就目前所知，中越和世界各国语言学家论及越语与汉语关系时都一致承认的确凿事实是，越语中很早就存在着大量来源于汉语的成分（有陆续零散吸收的，也有成批成套接纳的）。它们早已深深融入越语本体，成为其血肉的一部分。所以不妨说，如果越语和汉语尚不能判定是否同“源”，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两者在“流”上早已实实在在结下了非常密切的亲缘。即令假定越语和汉语不是“同祖宗”的，也不能不明确地肯定它们是相互“结了亲”的语言。这个“结亲”过程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随后亲缘不断加深加厚，而使越语和汉语成为亲情深厚的“亲家”的主要因素，就是越语里容纳着大量的甚至成系统的汉源成分。本书要研讨的主要课题，就是越语与汉语的这种无比深厚的亲情。

二 越语汉源成分——从“客人”到“家里人”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古越南人属“百越”的鸥雒部族，其聚居地古称“交趾”（又写作“交趾”/“交趾”），大体在今越南北部和中北部地区。越南教科书说：距今大约二千五百年，在今越南北方红河和马河流域出现文郎国，随后是鸥雒国，史称雄王—安阳王时代（据越南教育部主编课本《TỰ NHIÊN VÀ XÃ HỘI（自然与社会）4》，教育出版社 1997）。

有越南学者推测：“交趾”实为“蛟（龙之居）趾”。“交趾人”即“蛟趾人”，原群